

“普羅文學”論

—

歷史彷彿在重演着！

我們又回復到“五四運動”時的情況了。“五四運動”，在年月的安排上，雖在辛亥的政治運動之後，但牠畢竟是因爲了一九一四年的歐洲的瘋狂的大戰。世界帝國主義者都參加了這一回的大戰，於是，牠們便無暇東顧到我們半殖民地的中國。我們半殖民地的中國，就在世界帝國主義突然

的輕放的這個時期，相當地發展了民族工業如：紗廠，銅鐵廠，造船廠...

“五四運動”分明是半殖民地的我們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，思想上的解放運動！這在當時的代表刊物，“新青年”裏所提倡的什麼賽恩斯和德謨克拉西的兩個口號，已經明白證明！

凡思想運動都不能離開這一般的特徵：同時批判“過去”和確定“現在”。“五四運動”，在文學方面，曾一邊在否定當時的古文學，而另一邊却在確定文學革命的路綫！

“五四運動”的一個巨潮終於在這兩種工作之下，分成兩個支流了。“批判過去”的，由否定當時的古文學起，經過整理國故，而終於回頭去和代表這古文學的封建勢力相擁抱了。這是由於這般運動的領袖沒有從他們運動的對象的基礎下手，而確定當時的古文學是代表封建經濟關係的緣故。

但是“確定現在”的，却從文學革命這個目標開始，這在後來產生有“文學研究會”，前期“創造社”，“語絲”。這些都是代表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要求的文學團體。這些團體的文學運動——不管有的在提倡西歐的自然主義的作風，有的在闡揚浪漫主義的格調——一直到國民革命的北伐成功的時期止。牠們的努力與任務，終竟透出了代表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國民黨的政權。

從一九二八年起，我們的新時代又來了。這個新時代固然是從“創造社”的轉變而表露出來；牠的運動的方式固然和“五四”一樣，同時在“批判過去”和“確定現在”；前者，他們在否定魯迅的一切作品，後者，他們在廣泛介紹馬克思主義；但可惜，他們前者的工作，竟同樣犯上了“五四”時不從對象的基礎着手的毛病。我們現在拿個很淺顯的事實來說，“五四”的運動者是空空的罵林琴南反對

語體文爲沒有道理，而沒有從林琴南是代表中國封建階級的人物出發，確定古文爲代表封建階級的東西；這次，他們的攻擊魯迅，也剛剛是這樣，他們祇會譏誚魯迅爲中國的 Don Quixote（參看一九二八年四月創造社出版的第四期的“文化批判”），而不說明魯迅之所以成爲中國 Don Quixote 的原因，指示出魯迅究竟是屬於那一階層的份子。假如他們在當時能做到這門工作，那他們的運動的意義自然是很大的。正因爲他們本身都沒有明白魯迅究竟是什麼人的緣故，所以，他們便來到前可以攻，現在也可以合了。他們這一“梁山泊”式的辦法，便等於“五四”時的運動者回頭來和封建勢力相擁抱一樣！

歷史果真是重演了麼？

不，歷史是不會重演的。在後期創“造社”的“確定現在”，即是廣泛介紹馬克思主義的工作之